



杭丁记

揭 祥 麟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杭 丁 记

——長河之一——

揭 蘇 聯 著 羅 既 張 繪 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抗 丁 記

揭祥麟 著

罗既張繪图 賀友直裝幀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

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0088 (高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28 印张4 5/14 字数82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 1965年4月第7次印刷 印数104,091—204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1759

定价：(4) 0.24元

105

一 除 夕

一九四八年旧历臘月三十天的早晨〔注〕，巴童乡的人們提籃挑担上街赶場。他們携帶着鷄鴨魚蛋、蔬菜鮮果，上街去卖掉，随即买米割肉、称鹽打油，赶回家吃年飯。市集上，只在早晨那一刻工夫最是拥挤熱鬧，不多一会人們就散了，所以叫做“赶火炮場”。

狭窄的石板街道兩边，摆滿了鷄鴨篋儿、蛋篋儿，有的妇女只用一条草繩拴住鷄鴨的脚，陈列在街沿，十分簡單省事——这一段街道便是鷄鴨蛋市場。正当市場聚齐，鷄啼鴨叫，人声嘈杂的时候，人叢里忽然一声大叫：“开水燙背啊！”人們一惊，紛紛往兩边讓，于是街中心露出一道“人巷”。一个約莫十五岁的少年，滿头毛刷似的头髮，黑紅色的圓臉蛋，矮墩墩的身体，兩手高托着一个蛋篋儿，叫嚷着側身走进市場。他在街边放下蛋篋儿，覺得自己喝道开路的办法真有效，不禁得意地嘿嘿发笑。人們也沒有理他。只有旁边一个干瘦的老婆婆問道：“長河，你也来卖鷄蛋么？你这么欢喜，家里煮了好大一块过年臘肉？”

“我們哪有什么过年臘肉啊！”少年歛起笑容，皺着眉說，“鍋里連米也沒有煮的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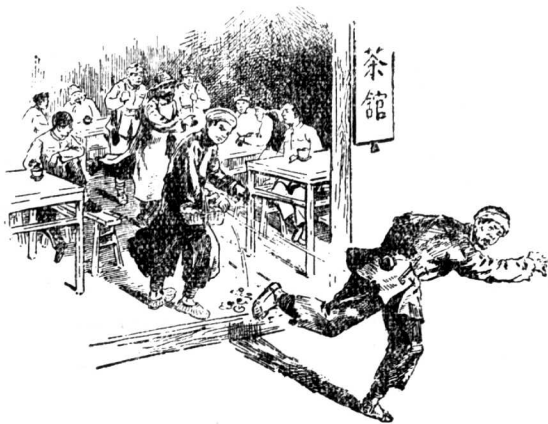
〔注〕 按公历已經是一九四九年初了。

他說的是實話。這篋兒里用糠壳墊着的十個白壳兒雞蛋，是他的媽媽一個個攢積下來的，今天早晨從木柜中摸出來，叫他賣掉買米回去。可是他卻自有打算：賣掉雞蛋，買肉；下河邊替人多挑几趟貨物，掙錢買米——年終除夕啦，他也有心要弄點好吃食，過一個年啊！

不料接連几樁倒霉事情，把他這個可憐的計劃打得粉碎！

他正在等候顧主，突然街口混亂起來，人們亂竄。他趕忙從腳邊拿起蛋篋兒，招呼老婆婆：“快點，明大孀，鄉公所出來‘抽頭’了！”

這是國民黨鄉公所興的特別規矩，每逢趕場，照例要派鄉丁挑担提籃出來，不論蛋啦、魚啦、菜啦、果子啦……甚至給死人用的香燭紙錢，都要白拿一些——稱為“抽頭”。他們空筐出來，滿筐而歸，仿佛收債似的理所當然。長河總共十個雞蛋，若是“抽”一個去，怎麼賣？他決心躲開一陣，不吃這個眼前虧。回頭一望，隔兩家門面就是景豐茶館，里面坐滿了人。他拿起蛋篋兒，兩步并做一步，從街檐下奔向茶館去。不提



防由茶館里跳出來一個人，把他一撞，篋兒里的雞蛋跳兩個出去，跌碎了，地上兩灘黃。若不是手捏得緊，整個篋兒都出脫了。他大叫一聲，抓那人沒有抓住，那人沒命地往街上扑，在人

叢中亂擠亂鑽。緊跟着茶館中又攆出來兩三個人，當頭一個穿灰白長衫的，長河認得是曹保長。他好象捉賊似的急抓抓喊：“逮住他！逮住他！”那人冲到街口，終于被兩個穿黃制服的鄉丁抓住了，隨即被曹保長他們押送到鄉公所去。

街上大亂，人們紛紛找地方躲避。長河跟着一群人涌進茶館，聽見七嘴八舌在說——

“什麼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聽說兩頭街口被鄉丁堵斷，不准通過。街上好几處在拉人……”

“捉‘土匪’嗎？”

“你發昏了！剛才抓去的那個人是‘土匪’嗎？誰不曉得他是種庄稼的。”

“他媽的鄉公所又在玩什麼把戲呀！”

長河看見街上的人驚慌地亂跑，許多雜貨攤兒、雞鴨簍兒正在收起來。茶館里已經沒處插腳了，可是還有人擠進來，好象居心要把房子擠爆。忽然茶館老板高聲嚷道：“沒有事！沒有事！各位安靜些，不要亂擠！這是鄉公所拉壯丁。他們看誰人拉的，不關你們的事！”

他這一說，有的人唾了一口，罵着走出去了；有的人仍然擠塞在茶館里，臉上帶着不安——誰知道保長肚子裡的壯丁名單上有沒有自己？

等到街上恢復秩序，已經過去小半天了。長河站在茶館門外，聽見人們說——

“抓去了哪些人？”

“鬼才曉得，只看見到處都在抓。”

“乡公所真滑头啊！来这一手……”

“听说有些人平日躲着，保甲长鑽孔覓缝也寻不到。今天就……”

“走啊，回去啊！街口的崗哨撤了，无事早些回家，谨防吃不成年夜饭！”

長河憤憤地咒罵道：“見了鬼！我平白丟他媽兩個雞蛋。”找誰賠還呢？——只好自認晦氣。找到明大嬸，把蛋同她的合在一起卖掉，得的錢，不够买一斤肉了。他跑进肉市，看着一排几大片猪肉，錢少了，只得劈一块猪头，提着回家。

媽媽見他提一块猪头肉回来，埋怨道：“有了錢，你倒会支配……我看你吃肉，就不吃飯吧。”

“哎呀媽媽！我們也过个年嘛！今天河边要攏米船，我去挑力，多挑一趟，包給你买米回来。”

媽媽沒有話說了。可是算了算，只有八个雞蛋的錢，就罵道：“你真会花費哩！十个蛋，你倒拿兩個蛋的錢去用了，你吃了什么？”

“哪个吃了什么爛舌头！”長河叫屈道，“今天街上拉壯丁，把雞蛋打爛兩個，不信你問明大嬸。”

媽媽仍然嘮嘮叨叨罵：“十个蛋你也要打爛兩個，你做得来什么事！別人的沒有打爛，偏偏你……”

長河听得不耐煩，拿起扁担就到河边去了。

岁末除夕，照例貨物很多，可是如今靠扁担挑力吃飯的人更多了。長河守候了半天，也輪不到他的机会，眼看运攏兩船貨物，都被別人挑了。他在家裡對媽媽說过大話，不願回家，硬着头皮在河边繼續守望。寒冬臘月，河風刺骨，他的衣裳單薄，嘴唇也凍烏了，还是聳着兩肩，呆望

着那碧澄澄的嘉陵江。餓得實在熬不過了，便去除兩個燒餅，到茶棚裏討一碗冷茶，一陣吃罷，又出來守候。直到近晚，上流頭才放下來一只米船，船夫吆喝着推近岸來。長河知道這是萬盛米行的，拿起扁担，急忙跟隨力夫奔去。可是有人告訴他，挑運這一船米，仍然輪不到他——大力幫的規矩，搬運大宗貨物由幫頭輪流派人，避免爭搶打架——長河大失所望，頹然坐在一塊石頭上，憂愁地瞧着別人爭先恐後搶上船去，心想：“已經這個時候了，後面還有貨船來嗎？白等這一天，一分錢也沒有掙到。”真是“找錢猶如針挑土”啊！

忽然一個長頭髮青年跑來，問他：“你怎么不上船？”

“沒有我的名字嘛，”長河悶悶不樂地回答。

那人瞧見他的愁苦的臉色，又問：“你的家里過年缺錢用吧？”

“今天連買米的錢也沒有哩。”

那人略微一想，便慨然說：“你去挑我那一份吧，我讓你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不要緊，不會餓飯的！”那人滿不在乎，回身走了。他是長河的好朋友（更準確地說，是長河二叔的好朋友），叫做鄭萬民，一個單身漢，無牽無絆，整個家當就是一根扁担和一身氣力，兩個肩頭找來供一張嘴，找一天過一天。

長河歡喜不盡，飛奔上船去。這萬盛米行的米，是販運來投機的，他們要屯積着，等待過了春節，市上缺米時，好抬高價錢出售。長河挑到傍晚，才收扁担，得了力資，却買不到米。左說右說，哪怕只買半升几合，萬盛米行也不肯，把他推出門來。年終歲末，別的店鋪已經關門停止營業。他沒奈何，只得回家。天下雨了，北風一陣一陣吹，冷得發抖，

肚子又餓，聞着人家門縫里透出來的酒肉氣味，禁不住清口水直冒。但是想起家中還有豬頭肉，紅苕也還有些，總不會空肚子過年，便打起精神走回去。

他的家離街口不遠，在一座公共廁所旁邊，房屋比廁所還壞。他走出街口，忽然吃了一驚。他家門口站着兩個鄉丁，屋裡人聲鬧嚷，怎麼？又出了什麼事？

他三腳兩步跑到家裡，原來是曹保長在逼媽媽出什麼“娛樂捐”。曹保長睜着黃晶晶的狗眼大聲說：“這是興旺碼頭！戲班子已經請來了，明天就開台唱戲，連唱十天。有戲看你還不願意，你們這種人真是不識好歹！”

一個甲長恰好看見長河手里捏着幾張鈔票，就說：“瞧，你兒子又拿錢回來了，還說沒有錢。鍋里現煮着肉，還說餓飯，你們太會狡賴了。”

長河媽怒聲說：“我們過年，一點豬頭肉也不該吃嗎？我沒有五合米，我也不看戲，沒有那麼多勞快樂。哪個要看，哪個出錢！”

曹保長惱了，喝道：“好話聽不進，真是‘四季豆不進油鹽’！每一回派你家出點捐稅，總是裝窮叫苦。這是鄉公所規定的，你們不出，去給鄉長說，他答應你們不出，我就不來收了。”

長河心中不服，插嘴說：“看戲也要別人自願嘛！我們不看戲，凭什么硬要人出錢？”

曹保長瞪圓狗眼，惡凶凶喝道：“什麼自願？都講自願唱不成戲了！我懶得和你們費口舌，到鄉公所去！走走走……”他抓住長河的領口，往門外拖。長河一掙，衣領“嘖”地撕開一條口。他火了，冲上前去用兩手往對方胸膛使勁一推。曹保長冷不防，立腳不住，被推得踉踉蹌蹌退

到門口，若不是鄉丁扶住，險些兒跌了個臉朝天。他大怒了，猛地撩起灰白長衫的下襟，掖在腰間，火雜雜地挽着袖子，罵道：“你这小子要打嗎？老子揍扁你！”長河媽媽忙把長河推开，攔在中間。

長河嚷道：“你做什么撕我的衣服？我怕你嗎？”

兩個鄉丁在門口哈哈笑，覺得一個四十几歲的大人，竟讓一個十几歲的孩子推得那樣狠狠，實在可笑。曹保長聽見笑声，心里越怒，只管奔過去要打長河。長河閃進里間屋去，他媽媽拼命擋住曹保長，連聲喊：“好了吧，我出五合米的錢！我出，我出！还不行嗎？”

甲長做好做歹，勸住怒不可遏的曹保長。長河媽媽忍氣吞聲，去勸說長河拿出錢來：“給他吧，這比耍‘皇賬’還凶，不給他今晚上不得清靜的。”

長河把捱凍受餓掙來的三張紙幣給媽媽，才把保甲長們打發走了。這時天色已經黑盡，母子兩人氣苦苦地吃些煮紅苕和豬頭肉，便熄燈睡了。長河辛苦一天，上床就發出鼾聲，他媽媽在黑暗中靜靜流淚，回憶起一年前的往事，心如針扎，哪里睡得着啊！

一年前，長河的爸爸李青云還活着，佃種着本鄉胡仿樵大老爺一股田地。李青云正當年富力壯的時候，却被癆病拖倒了，渾身只剩皮包骨头，終日咳嗽吐血，躺在床上。也曾經尋醫診治，單方秘方，官葯草葯，吃了不少。可是因為窮，好醫生看不起，好葯吃不起，醫治也是三晴兩雨，有幾分輕鬆又掙扎下地干活，所以病勢越發沉重了。去年秋天，忽然晴天霹靂，胡家要退佃，叫李青云搬家。李青云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又拖一身重病，搬到哪里去？“人窮志短，馬瘦毛長”，沒奈何叫長河扶着他，捉了一隻母雞，到胡家院子去苦苦哀求。隨後又四處托人去說

情。然而不行！胡大老爷见他病势沉重，毫不怜悯，恐怕以后誤了交租，越发坚决要抽佃。三番五次使人来催騰出草房，他要另招佃戶。李青云走投无路，一天天拖延，并不搬走。胡家就叫人来恐吓說：“你要死賴着不搬，謹防大老爷翻臉不認人啊！”李青云心里着急，叫長河赶紧去喚二叔回家来設法。

二叔李青海，是長河最敬愛的人。他力大无穷，能够扳住牛角，把牛打倒；他最愛朋友，朋友有困难，总是尽力帮助，象俗話說的，“褲子也可以脫給人家穿”；他又性情剛直，勇敢无畏，長河过去受人欺負，他总是鼓励：“不怕，和他打，打不过有我！”可惜二叔不常回家，他在回头山煤窑里做工。煤窑是一些土財主开办的，設備非常簡陋，二叔每天冒着生命危險，爬进洞里去給別人挖煤。他不願种庄稼，受不了地主老爷的气。在煤窑里也是这样，这一家窑主过份压迫人，他就把被盖一卷，到另一家窑子去。長河寻到窑厂上，等到傍晚，二叔才从煤洞中出来，遍身象黑人一样。听說家里有事——他們弟兄一向友爱——气也不歇，舀水洗一把臉，就同長河連夜赶回家来。

殊不知当天中午，家里已經出了事。胡仿樵指使他的侄儿胡天霸，帶一队乡丁来攆李青云搬家。胡天霸闖入草房，不問情由，抓起家具就往外扔，叫乡丁把長河媽拖出門去。李青云橫了心，大叫道：“做什么？搶人嗎？我一不欠租二不拉債，胡仿樵，做事也得要天理良心啦！”胡天霸指揮乡丁拖他走，他舍命掙扎下床，去揪胡天霸，却被那惡棍一頓拳脚，打昏过去。長河媽看見桌子、凳子、木箱、棉絮……破破爛爛地扔了滿坡，丈夫又被打倒，便呼天搶地大哭大罵，要奔去和胡天霸拼命，却被乡丁攔住。鄰近的人家聞声来看，再三央求胡天霸住手，容許李青

云另寻房子搬家，事情才算暂时平息。亏得明大嬸热心帮忙，把李青云扶上床，把家具收拾进屋，又叫她的丈夫明森发去帮忙寻房子。李青云苏醒过来，口吐鲜血，一夜不止，病势垂危了。長河媽心中惊慌，沒有主張，只是哭，多亏明大嬸熬夜相守，叫他的儿子去請医生来。医生看了脉，只管搖頭，不敢开药就去了。

二叔和長河半夜赶回家里，在滿屋的血腥气中，听完長河媽的哭訴，二叔大怒，决定天明去找胡仿樵吃茶說理。鄰居明森发劝道：“老二，气是軟的，吞下算了。他有錢有勢，現在是本乡袍哥的掌旗大爷〔注〕，他的老三又当着乡長，誰不奉承他？就是无理他也有理，你拗不过他的。”

二叔暴躁地說：“怕什么！我哥哥就白讓他打死嗎？我也有几个穷朋友，不会所有的人全附着他說。”

明森发老头見二叔不听，便躲回家去，还招呼明大嬸別到李家来，免得惹上是非。

巴董乡有一种調解会，是一些乡紳主持的。他們表面上裝得正直公道，打着“止訟息爭”的招牌，好象真能替人民办些好事，其实良心摆在正中的人很少。他們坐在茶館，有那些发生了糾紛可又“气死不敢告狀”的人，前来請求調解，他們就見风使舵，順勢說話。反正說好說坏，都有人代給茶錢，过后还有人招待喝酒吃飯。

李青海邀約了一些朋友，通知胡仿樵在景丰茶館評理。等候半日，胡仿樵才来，又爭吵半日，道理断不清，无結果而散。本来很明白的道理，好象清水流进泥湯，被那些乡紳昧着良心，卫一家杀一家，混淆不清

〔注〕 袍哥，是哥老会的俗称，掌旗大爷即哥老会的掌权头目，一般叫大哥，又称舵把子。

了。他們認為土地房屋姓胡，應該隨胡大老爺的心意變，李青雲不該白賴着不搬……二叔的理“輸”了，但他不肯認輸，也不肯賠茶錢。

胡家是巴董鄉的老地頭蛇，胡仿樵就是個土皇帝，威名赫赫，誰敢對他咳嗽？可是竟然有這個不怕禍事的李青海，敢將他的虎須，找他坐茶館說理，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。事後，滿街傳說，也有說胡家做事刻毒的，也有暗地替李青海担心的，也有罵李青海胆大妄為的……二叔被鄭萬民勸回家來，怒火沖天說：“戲班子的涼帽，輪流着戴的！我看他胡仿樵能不能霸到一輩子！”鄭萬民勸二叔去找胡家的對頭陳傻子——巴董鄉的另一戶大地主。他原來當過鄉長，被胡家兄弟攔下了台，一直跟胡家打着“肚皮官司”——可以依仗他的關係，到縣衙門去告狀。二叔立刻拒絕了，罵道：“那些地主狗種都是一窩子貨，用不着求爺告娘去找他！”

當天夜晚，胡天霸和曹保長帶着鄉丁，圍住草房，叫開門，在臨死的病人床前，把二叔抓去了。長河跟去打聽，據說是中了壯丁。這分明是陷害呵！長河媽四處央人去求情，鄉公所不肯放人，緊跟着就把人送走了。緊跟着，長河的爸爸也死了。

一家人，就这么拉的拉走，死的死亡。剩下母子兩人，胡家又來催遷，無依無靠，生活無着，長河媽被逼得終日啼哭。多虧明大嬸幫她佃到一間房子。這房子原來是個豬糞坑，填平起來，搭蓋成一間泥壁瓦房，低矮、黑暗、潮濕而且穢臭熏天，房租却貴得吓人。房主人是萬盛米行的掌櫃萬盛銀。他是主張“瘦狗也要剮三斤油”的，趁機敲長河媽的大竹杠。出于無奈，長河和媽媽只好住着這種最壞的房子，出着最高的租金。

又亏得郑万民一力帮忙，長河入了大力帮，下河边挑力。从此，長河走上了自力謀生的道路。貨物沉重，挑不动也得硬撑着挑。街上的人常常看見一个矮墩墩的少年，汗流满面，額上暴起蚯蚓粗的青筋，凸着肚皮，挑着担子踉踉跄跄走过。人們都說：“这小子被担子压狠了，長不高的。”

一年来，母子兩人拼命干活，总算打发了一飢半飽的日子。一年来，長河的肩头磨起茧疤，倒也練出了一把力气，学到了不少見識。

二 看 戏

深夜里，長河被“劈劈拍拍”的鞭炮声惊醒。他从破棉絮里伸出耳朵来听，寂靜的夜好象沸騰了，四面八方都在放鞭炮。不一会，爆炸声渐渐停息，只剩下較远的一处繼續不断放下去。密集的撒豆般的响声中，夾着撼山动地的大炮，仿佛大鼓小鼓杂乱无章地一齐乱打。長河猜得到，这一处是胡家大院子在放。他恍惚看見，胡仿樵大胖子帶着一家男女老少，正在香燭前端端正正磕头礼拜，祈求天地菩薩賜福，保佑他来年运道亨通，更加发大財。年年，好象有意竞赛一般，这乡村中唯有他家放的鞭炮最响、最久。乡長胡金堂是个講究排場的人。譬如什么唱戏、敬神、玩龙灯、赛龙船……他都极力主張大吹大擂，显示自己管轄的碼頭熱鬧兴旺。他又慷慨好客，这一回請亲戚朋友吃年飯，杀了几口肥猪，摆了几十桌酒席，胡家院子內摆不完，还借景丰茶館使用。長河亲眼看見景丰茶館里划拳猜碼，鬧得滿街喧嘩；杯盤狼籍，吃得烏烟瘴气。那曹保長臉貼胭脂，醉眼朦朧，啃着肉骨头……

長河听着鞭炮的爆裂聲，油然回憶起“小”的時候，除夕晚上不睡覺，強睜着眼皮去搶火炮。他巡回在胡家的院牆角，等待那瞌睡迷迷的長工，把放到最後的一餅火炮高懸在竹竿梢頭，插在大門外。長河便跑攏去，象貓似的一縱，從火里扯下火炮，在爆炸的火藥的濃煙里一陣撲滅。隨後在院子里攆出來的可怕的叫罵聲中，象兔一樣逃跑。雖然手被灼傷了，但是第二天破口袋裏裝着飽鼓鼓地一包火炮，卻能逗引得小伙伴們一窩蜂追隨他。現在呢？長河對火炮毫無兴致了，他已經成了“大人”，整天得辛苦地找吃謀生。

他翻一個身，又睡着了，卻不知道媽媽在哭泣。長河媽一夜沉浸在悲痛的回憶里，喃喃咒罵：“老天不睜眼，怎麼不給那些喪天害理的惡人報應啊。”物價飛漲，生活越來越艱難。累斷脊骨掙得幾個錢，又是什么壯丁費、保甲費、槍枝費、制服費、戶口稅、衛生費、娛樂捐……各種稀奇古怪的苛捐雜稅，一起未了，二起又來。她幾次有心帶着長河逃到重慶，投奔她的姐姐——姐姐家姓何，丈夫是豬鬃工人，早死了，兒子在教書，她想托他給長河謀個事做，自己也出去傭工——可是長河堅決不願意去。他的心思是：我們窮，人窮骨頭硬；常言道“窮居鬧市無人問，富住深山有遠親”，誰知道表哥怎樣看待我們？——這是一。第二，本鄉本土，從小長大；他愛這一彎綠澄澄的嘉陵江，一向在它里面洗澡，在它旁邊謀生；他愛那一座郁蒼蒼的回头山，多少歲月消磨在山林里，和伙伴們打柴割草；尤其愛的是許多朋友，不論大的和小的，他都有真誠的感情。所以他不肯離開。長河媽也想：好幾年沒有和姐姐通過音訊，不知道她家的景況怎樣，也不敢貿然前去……

第二天旧年初一，天氣晴和。她和長河去看李青雲的坟墓。亂坟

坡上，到处是隆起的土堆，越冬的枯草在墓前簌簌发抖，丈夫坟头的黄土快被牛羊踏平了。看见这凄凉的景象，她又放声哭起来。长河把坟前崩塌的石头垒起，不耐烦听妈妈哭，皱着眉，转身爬上另一座坟头去眺望。山坡下，几块明镜般的大水田那面，芭蕉和翠竹围绕，是白粉院墙和黑漆大门，里面，屋脊栉比，树木苍苍，正不知有多宽多广——这便是巴董乡出名的胡家大院子。早先，长河跟爸爸给胡家挑柴送炭，曾经进去过，但也只是由大门到厨房，里面究竟有多少房间，他从来不懂得。那院子前面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碉楼，黑洞洞的枪孔象鬼眼似的张着。院子背后的山岗上，是胡家宫堡似的祖坟，石墙高耸，松柏青葱。胡家的男女们正在坟上祭祀，焚烧纸钱的烟雾腾空，鞭炮声震动山谷，样子热闹得很。长河望着，心里充满了仇恨，想起二叔被拉去一年多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

长河妈妈哭了一阵，自己收住悲声，叫长河一起回去。半路上，碰见明森发的女儿惠姐。她比长河大两岁，高挑的个子，剪齐的短发，鹅蛋形的脸，一对略显细长的秀气的眼睛，老是含羞带笑。和长河粗野的形象比起来，恰是一个对照。她看见长河母子，便叫着跑来，说：“你们家来了个客人。他找不到你们的家，一路问，问到我爸爸，才引到你家去。你家的门又锁着。”

妈妈惊讶地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认不得。我以前没有见他到你家来过。”

长河纳闷了。他家的几户亲戚一向很少往来。穷到这个地步，谁还有兴致来给他家拜年吗？惠姐形容那人的象貌：“大概有二十几岁，蓄着头发，穿的青布衣服，背一个布口袋，比我的哥哥还要高大。”

長河媽再去問明森發老头，也是這般說，只不過多了兩句：“他忙匆匆就走了，說要去會一個朋友，等一陣再來。也沒有說姓什麼，哪裏人。”

媽媽心里猜疑不定。長河忽然福至心靈，不知怎麼就斷定是二叔托人捎信回來。他確信地說着，連媽媽也有幾分相信了。於是母子兩人就在家里焦灼地等待，盼望那人再來，好打聽二叔李青海的生死存亡，現在何處。尤其是長河，更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蟥。聽見門外腳步响，有人走來，連忙迎出去，却走过去了——是上廁所的。天色漸漸黑了，長河在家里坐立不安。廟壩子戲台上的鑼鼓敲打起來，川戲今夜開台，據說是胡仿樵親自點的戲，格外演得好。戲台靠近長河家的屋子背後，鑼鼓仿佛就在屋頂上敲打，越發扰得長河心慌毛躁。

這沒有窗子的、白天也象夜晚一樣的屋里，黑夜來得格外早。但是為了節省燈油，長河媽並不照燈，摸索着在做晚飯。灶洞里的柴草“噼剝”燃燒，牆壁上映着桌面大一片火光，時暗時亮。叫人流淚的煙霧充滿了屋子，長河走去拉開門，讓柴煙出去，忽然瞧見門外站着一個黑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“你們姓李么？”那人用低沉的圓活的喉音問。

長河答應“是”，連忙讓他進來。那人的頭在門框上碰了一下，痛得哼一聲，才彎曲下身子鑽進來。在屋里摸索着走，又一腳踩在污水溝里，險些兒跌了一交，不禁失聲叫道：“噢！”

長河媽連聲招呼：“慢點，慢點，我點燈來！”

昏黃的燈光照亮了屋子。長河打量那人，濃密的頭髮下，一張四方臉盤，粗眉大眼，直鼻闊口，眼睛含笑，望着支燈出來的長河媽，說：“姨母，你還認得我么？”